

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丛书

罗工柳

Papers on
Luo Gongliu
Studies

研究
文献集

1

陈琦 编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罗工柳研究文献集

第一辑

陈琦 编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素描罗工柳



井冈山 山上構宏圖
六盤高峰布奇兵
地道戰中斗頑敵
前仆后继見精神

辛卯元月

李氣清





油画《整风报告》 169cm x 240cm 罗丁柳 1951年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

油画《地道战》 148cm×178cm 罗工柳 1951 年作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

油画《前仆后继》 190cm×156cm 罗工柳 1959 年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

油画《毛泽东在井冈山》 190cm×285cm 罗工柳 1961年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目 录

1	抗战两年来的木刻运动	文 / 罗工柳
3	和人民在一起——纪念左参谋长	文 / 罗工柳
7	关于年画的意见	文 / 罗工柳
10	关于油画习作技巧的一些问题	文 / 罗工柳
15	列宾给我们的启示——纪念列宾诞生 115 周年	罗工柳 / 孙美兰记录整理
20	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	文 / 罗工柳
24	关于油画的几个问题	文 / 罗工柳
30	谈变	文 / 罗工柳
33	略谈油画的创作活动与技巧磨炼	文 / 罗工柳
39	油画杂谈	文 / 罗工柳
43	“大鲁艺”	文 / 罗工柳
49	看《阿尔及利亚绘画展览》	文 / 罗工柳
50	生活源泉与民族形式——谈延安木刻工作团的创作经验	文 / 罗工柳
56	谈学油画	文 / 罗工柳
64	怀念邹雅同志	文 / 罗工柳
67	人民艺术教育家江丰同志永生	文 / 罗工柳
70	《全山石新疆写生》序言	文 / 罗工柳
73	访问罗工柳——关于油画创作和美术教育的对话	文 / 罗工柳、永天中
80	绿茵·白雪	文 / 罗工柳
83	我的想法	文 / 罗工柳
90	教学的回顾	文 / 罗工柳
94	瑞士游记	文 / 罗工柳
97	引玉谈	文 / 罗工柳
99	点滴回忆	文 / 罗工柳
101	油画 ABC——致初学油画的青年	文 / 罗工柳
103	基础·生活·遗产	文 / 罗工柳
109	油画随想	文 / 罗工柳
117	南海怀鸿基	文 / 罗工柳
119	谈纸手工艺艺术	文 / 罗工柳
120	“讲话”原理决不会过时	文 / 罗工柳
123	忘不了	文 / 罗工柳
126	反映时代风貌的大型画册——在《中国美术五十年（1942 - 1992）》首发式上的发言	文 / 罗工柳
127	画家独白	文 / 罗工柳
128	回忆与期望——国美附中 65 周年校庆笔谈	文 / 罗工柳

130	关于抗战美术的几点回忆	文 / 罗工柳
133	悼念古元	文 / 罗工柳
136	难得的“土”	文 / 罗工柳
138	悼黄胄	文 / 罗工柳
140	悼念吴作人	文 / 罗工柳
143	美好的岁月留在我心中——忆留苏岁月	罗工柳口述 / 李燕朝整理
148	谈卫天霖油画	文 / 罗工柳
149	悼念刘祖春	文 / 罗工柳
152	谈识	文 / 罗工柳、刘骁纯
164	丹心不改	文 / 罗工柳
166	世纪老人跨世纪感言	文 / 罗工柳
167	质朴的艺术，诚挚的人格——胡一川的画集序	文 / 罗工柳
174	胡一川的画品人品	文 / 罗工柳
177	思青坡	文 / 罗工柳
178	癌症没啥了不起	罗工柳 / 冯军军记录整理
181	我愿做艺术发展的垫脚石——访油画家罗工柳	文 / 罗工柳、曲彦萍
183	罗工柳谈油画特性	文 / 罗工柳、刘骁纯
185	谈路——与罗工柳对话（节选）	文 / 罗工柳、刘骁纯
194	谈异——艺术对话录	文 / 罗工柳、刘骁纯
198	谈变——艺术对话录	文 / 罗工柳、刘骁纯
202	为人民共和国设计“名片”的人——访著名画家罗工柳	文 / 罗工柳、陈小素
206	我画《地道战》	文 / 罗工柳
208	艺术创造的生命奇迹——访油画家罗工柳	文 / 罗工柳、陶宏
212	原博物馆（中国印钞造币博物馆）采访罗工柳的录音整理	
219	悼念张光年	文 / 罗工柳
221	学到手再变——访画家罗工柳	文 / 罗工柳、徐怀谦
223	小鲁艺与大鲁艺	文 / 罗工柳
226	大树是从苗苗长起来的	文 / 罗工柳
233	有容乃大	文 / 罗工柳
237	在普及中提高——罗工柳访谈	文 / 罗工柳、杨萍
242	人淡如菊	文 / 罗工柳
244	缅怀马达	文 / 罗工柳
246	无声的榜样——罗工柳谈胡一川	文 / 罗工柳、包立民
252	岁月展的前言	文 / 罗工柳
253	“变”并不容易	文 / 罗工柳
255	中国油画	文 / 罗工柳
259	一点回忆	文 / 罗工柳
260	罗工柳“油画研究班讲课记录稿”	

抗战两年来的木刻运动

罗工柳

原载 1939 年 7 月 1 日《新华日报》副刊《敌后方木刻》创刊号

新兴木刻在中国，只有短短十年。但它始终是中国人民忠实的代言人，是革命的武器。同时，它是在冷视、困苦、流血中成长的。它能够成长的原因：一、有革命文学之父——鲁迅先生的栽培与维护；二、中国人民困苦而复杂的斗争，在艺术上要求像木刻那样明快单纯的方式来表现。

抗战后，木刻继承革命的传统，跟战斗一同前进，木刻作者更勇敢地参加实际的工作，在抗战营垒中成为活跃的战士。

两年来的抗战，推动木刻运动前进，使它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：

一、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。“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”去年在武汉成立了。这表现中国木刻运动更统一与团结。

二、木刻的领域空前地扩大了。以前木刻只活跃在几个大城市，而现在却用新的形式



鬼子有三条狗，一天到晚叫：“反共、反共”。同志们：时局正处在一个严重关头。全民动员起来，反对投降妥协，反对防共反共，肃清汪伪托派汉奸，拥护国共合作，坚持抗战到底。（注：模仿儿童画稿）——工柳 1939 年作

（木刻壁报，木刻标语，木刻传单等）广泛地走到前线，走到敌后，走进战场，深入到穷乡僻壤。过去木刻只为少数高级知识分子所了解，而现在，木刻的确走入大众了。

三、木刻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。以前木刻作者很少，现在学习木刻的同志到处都有，因此，木刻研究班、木刻工厂、木刻研究会……不断地出现。

四、在物资困难中，尤其在敌后方，制版殊为不易。以木刻代替制版，这不但节约，而且木刻精印比制版美观。这点作用是很不小的，因此，木刻的范围也更加扩大了。

五、质量提高了，刻法改变了。过去是缺少独创性，有依傍模仿的弱点。现在内容与形式都有新的进步，而且不断地为“大众化”“民族化”而奋斗。

两年来的木刻运动，的确有了不少的进步。但木刻工作者决不以此为满足，而需要加倍努力。

最后我们响亮地歌唱着，鲁迅先生在五年前的启示，作为此篇之结束：“我们已经确实的相信：将来的光明，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遗产的保存者，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”。



木刻《敌后方的妇女在努力学习》 简平（杨筠）1939 年作

和人民在一起

——纪念左参谋长

罗工柳

原载 1942 年 8 月 15 日《解放日报》

前年春天，农民下种的日子，我们队伍中发生了一件平凡的故事：

一天，有个同志赶九十里路去工作。在半途，他走乏了，于是，到村公所动员一头毛驴，很舒服地骑着赶他的路，老乡跟在他的后面。

骑了几里地，恰好遇见左参谋长，不幸被“干涉”了，只好再背起背包，用两条腿赶自己的路。而且，这位同志受到责备！认为这是浪费人力，妨碍春耕的。

是的，左参谋长，对同志是和蔼的、关怀的。然而，谁损害人民的利益，谁就无法逃避他的干涉和责备，哪怕是处在极艰苦的战斗中，饥饿袭击着我们，但是，左参谋长一定更严格地命令他的部属：“不允许任何人，在老百姓的柿子树下拾起一个柿子，或一个核桃。”在严寒的日子，我们在战斗着，鼻子冻得通红，但是，他同样下命令：“不准任何人，烧掉老百姓一把草或一根柴。”不过，八路军的战士，和人民在一起永远不会受冻和挨饿的。当饥饿的时候，老百姓的柿子、核桃、果子、鸡蛋、馒头、窝窝……他们的一切，都会像分给他们的子弟一样，分给我们的战士，绝不愿意战士饿着，宁愿自己挨饿。冷了吗？老百姓会烧起火来，让我们烤得脸红红的。

从这里不难证明一个真理：就是谁保护人民的生命、财产和自由，谁就会得到人民有力的拥护。人民拥护谁，谁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八路军就是这样冻不坏、饿不死、打不垮，而且战胜了凶恶的敌人的。

山洪暴发的时候，清漳河的水高涨了。倾泻而下的急流，冲击得满河的石头，在急流中打滚、碰撞着，发出沉重的响声。清漳河的两畔，肥沃的土地，长着茂盛的麦子，它在风里摇荡，好像动荡的金色的波浪，响着，和河水合奏。

在这日子里，一个黄昏的时候，我经过总司令部，我瞧见左参谋长和一个农民亲密地入神地在谈话。当时我忽然想起那个骑毛驴的故事，很自然地、无意识地从马背上滑



木刻《左权将军像》 罗工柳 1942 年作

了下来，牵着马，急忙从他的背后蹿过去，心里想：“千万不要给他看见啊！”路上，我不安地玩味着那个骑毛驴的故事。

这是事实，不是什么童话。八路军的将军，百战百胜的英雄，他们在敌人面前，好像老虎一样勇猛，不投降的敌人，一定被扑灭！然而，他们在人民面前，就变得那样和顺了，像孩子在母亲面前一样，他们像小学生一样向人民学习，又像小先生一样去教育人民，提高人民。左参谋长就是这类英雄、这类将军的典型。

堆满了石头的广阔的清漳河，河水自由地选择它的行径，早晨流在南岸，晚上也许在北岸冲开新的河床，好像向农民显示威风。老实说，农民是向它屈服许多年代了。他们在肥沃的土地上种着庄稼，曾经在山洪暴发的时节，被河水冲毁了，农民的耕牛、房子、家具和木料，都在急流中失掉了。河水像暴君似地占领了农民肥沃的土地，抢劫了农民的财产。

我所看见的，左参谋长和农民谈话，大约是讨论如何征服这个暴君式的河水吧。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今年春天，总部曾公布一个指示，在指示里号召人民加紧生产、坚持抗战、改善民生，号召在今年修筑河滩地九千二百六十二亩，修整去年修成的沙地五千五百五十八亩，并且把一万零三百五十一亩旱地变成水田。

“把石头搬开，变河滩为良田！”这是人民响亮的口号，快乐的号召。这些良田将要生长茂盛的麦子、稻子、玉米、高粱、黄花菜、白菜、萝卜……将要生长浓荫的柿子树、核桃树、花椒、果子……

在完成这艰巨的工程之后，每个参加劳动的人民，一定享受到幸福和快乐，他们可以吃到丰富的馍馍、饺子和面条……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孩子们在秋天里可以在柿子树上随意采下自己的柿子，采下最红最软最甜的柿子，放进嘴里，坐到河堤上，欣赏玻璃似的清漳河的流水……像牧童欣赏驯服的亲爱的羊群一样。那时候，河水不再成为暴君，而变成农民亲切的伙伴了。

这艰苦的工程，带来了伟大的力量，它支持残酷的敌后抗战和巩固抗日根据地。

今年初春，一个融雪的上午，天晴朗极了，太阳温暖地照耀着，然而在太行山上，太阳的温暖和初春刺骨的寒风是有尖锐的角逐的，这就是说，虽然有太阳，还是很冷。那一天，总部召集连以上的干部，在大庙里开会，干部们穿着新的、微带绿色的柠檬黄的羊皮大衣，整一律，辉煌刺目的。在人群中间，有个人在方桌前立着，他没有穿大衣，穿的是1938年公家发的普通的和战士一样的棉衣，是褪了色变得发白的灰色的军衣。但是，整齐端正地，打着绑腿和扎着皮带，皮带上挂着三号式的左轮。子弹带上空下五个圈子没有装上子弹。

这个人是健壮的，结实的，腰直直的，胸脯挺起的中年人；但他的脸微带黛黑色的；从这里好像透露出一个不能掩盖的事实：就是他一定吃的东西很坏，而做的事情很多，太辛苦了。然而，他精神旺盛，声音宏亮地在讲演。读者同志们请你们猜猜吧！这个人是谁呀？这就是左参谋长，他在报告“目前财政问题”。

讲演者开头就说：“财政是目前的严重问题，因为有一年多了，我们领不到军饷和弹药；又因为敌人的封锁和破坏，以及几年来坚持残酷的战争，使根据地的人力财力物力都

有了很大的消耗，人民的负担很重了……”

讲演者周密地叙述目前的财政状况。他从大衣（黑羊皮或白羊皮）、棉衣、单衣、衬衣、鞋子……算到小米、萝卜、山药蛋……从步枪、机枪、子弹、炮弹、手榴弹……算到电池、灯泡、铅笔、纸张……这是一组庞大的惊人的数目。

“同志们！要坚持敌后抗战，就需要这样大的数目来支持。但，我们领不到一文钱或者一颗子弹啊！”左参谋长说。

“现在我们还有衣穿、有饭吃，有弹药去消灭敌人，这是老百姓给我们发的。但是，老百姓也很穷。一件衣服，一粒小米，一颗子弹的来历都是不容易的！”

“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，为了坚持更残酷的战争，就必须坚决地实行精兵简政，更大地开展节约运动、生产运动……”

节约，在日常生活里，从一件衣服到一张纸，都需要节约的：“把破旧的衣裳补好，将新的衣服还给公家”“一个麻纸信封要用四次”……这些不是口号了，而是平凡了习惯了的事实。在战斗中，也进行着节约：“以最小的代价，获得最大的胜利。”这也不是理想，而是现实。对于弹药的节约，那更是动人了！一次在行军中，尖兵用一颗子弹打死了一头四百多斤的山猪。那时有四天了，我们是吃苦盐水送小米饭，这头山猪给我们四个连队快乐地吃得饱饱的。然而，那个用一颗子弹打死山猪的尖兵同志，等大家吃饱之后，他自己走到营部去，听候首长给他的批评。因为，他知道这是明知故犯的。上级早有命令，要节省子弹，要一枪打死一个敌人，而不是一枪打死一头山猪啊！

“今后的节约，必须更加努力，”参谋长说，“指挥员要更好地指挥，战斗员要个个做神枪手……”

“电务员应该用铁片做个小筒子，把铅笔套起来，把铅笔用完，过去一支铅笔只用三分之二就不用了，这也是浪费……”

“总部常有客，过去买点茶叶招待客人，但这个数目不少，去年一年支出茶叶费两千多块。以后不用了，这两千多块，可以省掉，我们穷，客人知道的，他会原谅我们买不起茶叶。以后就请客人喝白开水吧！”

天气是冷的，每个人的脚，冻得厉害，但讲演者好像忘记了寒冷，也许不感觉冷吧！因为他谈论的问题会使他全身发热的。他的话打动了每个听众，在听众的心里深深地刻着“要为人民减轻负担”的字句。

最后，左参谋长犹豫地把话压止了。这一来，像磁石似地吸住所有的听众，听众把眼睛呆呆地盯住他，好像神秘的事情快在他身上出现了。他接着说：“同志们！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估计到的，根据老百姓的经验，太行山每隔三十年，可能有一次大旱灾，今年离上次大旱恰好三十年了。今年的根据地是没有什么贮积的。假如大旱真的来到了！怎么办？我们八路军有两条腿，跑掉是容易的。但是，老百姓呢？老百姓是跑不开啊！我们能丢掉老百姓不顾而跑掉吗？不成的，一定要预先估计到，预先想好办法……”

“摆在我们面前的确是极大的困难，但我们从来就不会向困难低头的，我们有冲破一切困难的力量。同志们！鼓一把劲吧，咬紧牙关吧，像在火线上，勇敢地冲过去，消

灭了敌人，胜利就属于我们了！”

6月15日，《解放日报》最显著的地方，大字标题写着：“麻田血战，英勇杀敌，左权同志壮烈殉国。”并有朱总司令的悼文。这些电讯和文章，我很吃力地读完了。

这件事，在无数人们的心中掀起极大的悲愤。久经战场的英雄，铁石心肠的将军也被激动了；从来不会流泪的同志，也流泪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，左参谋长，是中国人民革命武装队伍的参谋长，指挥数十万劲旅在广大国土上和敌人搏斗的参谋长。他的死，不是平凡的，是保卫人民的生命、财产、自由而战死的，是保卫祖国、争取民族解放、人民解放而战死的。

今年春天我才离开总部，算来不到半年，想不到的事情，就在这期间发生了。我知道左参谋长牺牲的消息到今天有一个多月了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的心情无法遏制地在悲愤着。据讯：他是在清漳河畔，麻田血战中牺牲的。清漳河是我熟识的地方，麻田更是我喜爱的村庄，这村庄是美丽的。那里有街市、教堂、田园、河流、树林和奇峰……那里曾经开过展览会、座谈会，高尔基、鲁迅的纪念会，五四运动的纪念大会……特别显得美丽的是那里有文化俱乐部、文化食堂、文化旅馆和作家之家。那里聚集了边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，他们紧张地为人民制作精神的食粮。在那里，我们曾经选举过文化村长……麻田是我喜爱的村庄，我曾经快乐地生活过、紧张地工作过的地方。这也许是人的常情吧，我每在这些回忆中，更加无法遏制我的悲愤。

我是爱在睡觉之前，到窑洞外面去散步一会的，不管在有月亮、有星星或者黑沉沉的夜。在游击战争中，夜是属于我们的，夜带给我们很多便宜。夜的生活，在战斗中，我们习惯了不管在多雨的春天的夜，或者月明如镜的秋夜；也不管是炎热的夏天的夜，或者刮着风雪的冬夜。总之，夜对我们是亲切的。每在夜里，容易使我想起战争的生活，容易使我想起了左参谋长。想到他的牺牲。这一来，我的悲愤又更厉害了。

是的，左参谋长死了，现在他不能在“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”“叮嘱部属、起草命令、检查工作”了，也不会在“梦中打电话和吩咐工作”了。现在他不能和农民谈话了；也不会干涉一个同志在春耕时节骑了老百姓的毛驴，或者责备一个同志在老百姓的柿子树下吃了一个柿子。

然而，他有一个东西在活着，活得更旺盛、更强壮。这个东西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，像他在生时一样。这个东西正在组织着和指挥着更伟大的力量，这个东西在煽动着平原、山地的千百万人民；煽动着步兵、骑兵、工兵、机枪手、炮指挥员、政工人员；煽动着兵工厂、印刷厂、制药厂、纺织厂、缝纫厂的男女工人；煽动着织布机上的女人，田里的农民，背木制大刀的儿童团，拿红缨枪的青抗先，扛上枪、挂着一手榴弹、抱住地雷的民兵……煽动着千百万的人民，举起了手，像春雷一样高呼：“誓为左参谋长报仇！”

我曾长久地在人民中被养育、被保护、被爱着，他们的情感、思想、意志我深切地体会到，他们的悲愤和战斗的姿态，我是容易想象的，而且是必然的。

1942年7月于鲁迅艺术文学院

关于年画的意见

罗工柳

原载 1947 年 8 月版《新美术论文集》，沃渣编，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印行

—

在合水，利用灶爷形象的新年画，不一定是“群众最喜闻乐见的”，也不一定很“乐于接受的”。根据各区的反映，群众的意见约可分为三种：

- 一、乡村中有些人说：“灶爷是吴满有！”买的人很少。
- 二、城镇中有些人说：“八路军一向不信神，说没有神，可是印下灶爷卖，这是怎么弄的？”
- 三、还有些人说：“公家啥都好，就是不信神，现在‘转变’了（指卖神像），就好了！”另外少数人说：“八路军说啥都灵验，闹下这神一定也是灵验的？”所以都很虔诚地烧香供奉。

因此，利用神像格式的年画，在这里的销路都不大好，延安庆阳发来合水的“灶爷”二百余张，卖了不到一百张，其中大部分还是公家人买去变的。

最后，附带说明一点，“丰衣足食图”在这里非常受欢迎，都嫌来得太少。窗花都不大认识，说：“这黑麻古洞的是啥？”

群众的要求是表现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生产，有美丽的颜色就好，神不神、人不人，他们都不大喜欢。（怡庐）

二

我在靖边看到的年画有延安与定边出版的两批。延安印的以“门神”“丰衣足食”“大战平型关”最受群众欢迎——群众细化自己的队伍，英勇杀敌的八路军，画面又很红火。定边印的似“纺织图”和“全家福”销路最好，甚至比延安出的还强，这并非因为技术上好，而是由于其价钱低了一半。同时在“纺织图”上还印了一首四季纺织歌，可以当秧歌唱；“全家福”则主要是由于附上农历可以供农民使用。

不过这里又发现了一个问题——利用旧形式如不适当，是会收到相反的效果的。定边的“全家福”我也看到被误为灶爷的，除了因为文盲不了解图中意思外，主要原因是因为表现手法不好，例如画面暗淡、两个人物面貌不清楚所致。延安利用财神印的年画，也是一个例子，它上面所印的对子“福禄寿三星在户，财丁瑞贵气临门”，不但不能



木刻《卫生模范 寿比南山》 罗工柳 1943 年作



木刻《翻身月饼》 罗工柳 1947 作

反迷信，反而起了宣传迷信的作用。

靖边的农村文化相当落后，但这一两年来新的春联已被广泛推行了，就是极偏僻的地方也很少看到旧对子，这说明了老百姓的迷信积习在逐渐打破。年画也并无例外，很多新年画之受欢迎就可以说明这点。因此，我以为，与其强调迁就群众的习惯，还不如多制一些“丰衣足食”“讲究卫生”之类的新年画。

倘若还有人强调神像格式是老百姓所“喜闻乐见”的，我们利用它是为了反迷信，那我还可以提出下面的材料来：我在靖边看到不少由外面运进来的迷信年画，上面很多利用了我们的口号——“努力生产丰衣足食”，这用意是很明显的：想以这些口号来诱引边区群众去供奉红黑脸的神。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吗？（张望）

三

我曾于去年阴历年到延安附近村庄卖过年画，头一天销路颇好，老乡们买“福禄寿”（他们称之为“财神”）的很不少，他们主要是喜欢那种大红颜色；“军民合作”（“门神”）卖得很少，这是因为颜色上得太浅了，印得不好，一个婆姨对我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多印些红的呢？”

我临行前，曾征求过几个老乡的意见，我说：“军民合作印得不好？”但是一个老乡对我说：“都好，都好！都是叫人学好的。可就是财神画得不大好，你看这当中的‘生产计划’四个字倒不坏，可是这对联不好！没有生产，怎会有‘福禄寿’，‘吉星在户’更是没有的事。”另一个老乡对我说：“啊，你们公家人真是！怎么卖‘灶爷’？公家不是不让迷信吗？”又一个老乡甚至这样对我说：“同志，你再来卖时，最好穿上个老百姓衣服，不然人家会认为公家卖‘灶爷’……”这些意见，说明了年画印得美不美、合不合群众的习惯固属重要，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容问题和如何正确地利用旧形式问题。

此外，除上述的年画外，群众对于“丰衣足食”的印象很好，但因价高，销路不大好。农民们也很喜欢“五谷丰登”，上面的事情很使他们羡慕的，一个老乡说：“你看这就是吴满有，牛呀羊呀马呀一大群！”销路非常快。（牟原）